



四川美术学院青年驻留计划
Young Artists Residency Program of SCAFA

新媒介技术的感性演绎

The Emo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李浏洋 Li Liuyang

摘要：新媒体依旧新，而艺术创作的初衷并不会因此而变味。如何使用“新”的语言来述说挥洒不去的记忆，艺术家的个人经验如何在个性极强的媒介语言中重组又能避免浮华？具有真诚创作态度的新媒体作品在今天充满选择的媒介环境中显得极其重要和可贵。

关键词：记忆，反思，隐喻，边界

Abstract: New media remains new, however, the initiative of art creation wouldn't change because of this. How to apply "new" language to express unforgettable memories? How can artists reconstruct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 with unique media language without being flashy. The work of new media with sincere artistic attitudes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and valuable in current media situation which is full of options.

Keywords: memory, reflection, metaphor, border

当代美术家（以下简称“当”）：你本科期间就读的是新媒体专业，创作多以录像和装置组成。从媒介技术的角度上来看并不算是新潮的、高科技的，你如何看待媒介技术与作品之间的关系？

李浏洋（以下简称“李”）：我读的是新媒体艺术专业，毕业以后我的创作没有再刻意追随技术潮流。现在的技术潮流大部分都是在各方利益推动下的产物，这些应该叫作流行技术，很多艺术家会去追随这种流行技术做一些看似新奇的作品。我对于这样的方式兴趣不大，我把这种技术潮流称为显性技术。另一部分不被大众了解的、已经非常成熟地运用到我们生活中的精密技术，我把它们称作隐性技术。隐性技术已经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效率，拉伸着时空的维度，艺术家可以通过这些技术来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更可以从技术和人类的关系层面进行技术伦理方向的深入反思。但是技术和艺术的关系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技术犹如一面镜子，不管你怎么做，往往反映的都是人本身，就是人与自我，人与人之间的问题。

当：你作品的主题和影像的拍摄角度都带有地域和身份认同感，对此你怎么看？

李：我没有刻意关注地域和身份认同，我想创作应该不是空穴来风的，是植根在痛苦和幸福之上，童年构成了我的灵魂框架，家乡是我味道的起点、视觉的起点、听觉的起点、对时间和空间认知的起点，支离破碎的记忆已经沉淀在大脑的最底层，混沌而厚重，和潜意识交织在一起。

对于家乡，我是一个逃离者，父母尽了最大的努力让我外出上学，后来发现逃离以后就再也回不去了。农村的消沉乏味让我无法接受，而那里的一草一木曾是我幸福的源泉。我不会去刻意地说这些问题，我只是在做当下最想做的事情，做的过程中，我血液里带有的东西将无法回避。

当：作为新媒体专业的艺术家，你认为今天的新媒体艺术还“新”吗？

李：今天的新媒体艺术依然“新”，因为新的技术在不断涌现，一方面是这种新技术拓宽了作品形式的边界，但最重要的是新的技术让我们看到了人类更内在的一面，新技术改变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同样的个人或社会问题也在不断地加深或涌现。我认为新



的思考由此而来，新的艺术也由此而来。

当：作品《一个失败的规则》将极简的圆形和生猛的火药相结合显得很有力，能深入浅出谈谈该作品的创作逻辑吗？

李：这是在四川美术学院驻留期间的创作，我用透明钢化亚克力将鞭炮严密地压紧封死在一个圆环中，鞭炮自身的体积就是它燃烧爆炸的空间。我在户外点燃鞭炮，鞭炮在闭环中炸响运动，在这个过程中，爆炸产生的力量和碎屑以及烟雾都将封存在这个空间内。但是我低估了一挂普通鞭炮的能量，鞭炮连续爆炸产生的力量在狭小的空间内积累，最后达到顶峰炸开了这个空间。我用空间和路径给它限定了规则，但是它打破了这个规则。这或许就是最应该有的结果。

当：你怎么看待交互作品中的商业价值？

李：媒体艺术和今天的商业空间并不矛盾，商业体在慢慢引进新媒体艺术的加入，对于新媒体艺术家来说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艺术家与商业体的合作大部分都是定制完成的，作品是整个团队工作的成果。不是每一个新媒体艺术家都有这样的机会，还是要看艺术家创作的形式和落地的效果，商业会选择具有新奇性和刺激感官的作品来吸引观众。可交互的作品在商业体中比较受追捧，但作为新媒体艺术家，在自我创作上应该警醒地看待这个问题，交互应该是此作品概念的必然，而不是蹩脚的迎合。

当：新作品在材料和符号的选择上，有

什么隐喻吗？

李：我选用了平常婚丧嫁娶都要放的鞭炮作为材料。鞭炮是火和爆炸的连续，作为一种烘托氛围传递信息的媒介，具有很强的仪式感，一旦点燃就迅速爆炸，噼里啪啦作响，粉身碎骨最后又归于平静。我喜欢它的这份力量，也喜欢它的短暂。我希望把这份力量封存在和它自身同样大小的空间中。要说隐喻的话，那鞭炮就是我自己吧，也是我们每一个人。

当：新作品的布展方式延续了之前作品《在拍打》的方法，是装置和影像的并置，能否从作品主题和布展方式两个角度谈谈你的工作方法？

李：就如上面所说，我的这件作品是在做一件事情，其实作品实施的过程，就是这件作品的结果，我把这个过程用影像和声音记录下来，把装置回收。在美术馆呈现的是影像和装置的文献，运用美术馆的现有条件进行布展，最大限度地呈现作品信息的传达。我的创作不是想到什么就立马会做的，平常没事都会想很多不成熟的方案，然后放在脑子里，过两天忘了就忘了，说明它对我不重要。如果过了几个月它还在我脑子里，那就拿出来再想一想，若觉得有趣、有冲动去做，那就去完善，等时机成熟了就落地实施。我作为刚出道的艺术从业者，工作方法并不成熟，我还在实践自己的艺术道路，试图在创作中扩展自己的创作边界。